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魏鄭公諫錄 第四卷

○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：「朕所居殿，隋文帝造，已經四十餘年，損壞處少。唯承乾殿是煬帝造，工多異新奇，鬥棋至小，年月雖近，破壞已多。今為政，更欲別作意見，亦恐似此屋耳。」公對曰：「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，有人致賀，文侯曰：『令戶口不加，租賦歲倍，此由課斂多，譬如皮，熟之令大則薄，令小則厚，理人當亦如此。』由是魏國大化。臣今量之，陛下為政，百夷賓服，天下已安，但須守今日化道，亦歸之於厚，此即是已足也。」

○對周齊末主優劣

太宗謂公曰：「昨進周齊史看，末代之主，為惡莫不相似，俱至滅亡。然兩主若為優劣？」公對曰：「二主亡國雖同，其行即別。齊主懦弱，政出多門，上下相蒙，遂至亡國；周主立性凶強，威福在己，亡國之事，皆在其身。以此而論，齊主為劣。」

○對平定四方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平定四方，優勤百姓，雖不及前代哲王，比煬帝故應萬倍。但君臣相須，事同魚水。然魚不得水則立，水無魚則廢。世有理亂，移易風俗，終自如舊。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，共相頌戴，方得保其尊榮。」公對曰：「昔楚王召詹何為相，何曰：『唯解修身，不解理國。』王又遣使重請何曰：『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。』今遠方慕化，並由陛下克己自修，所以夷狄咸知效命。」

○對刑法寬猛

太宗御太極殿，大赦，因謂侍臣曰：「為君極難，法若急，恐濫及善人；法若寬，則不肅姦宄。寬猛之間，若為折衷？」公對曰：「自古為政者，因時設教。若人情似急，則濟之以寬；如有寬慢，則糾之以猛。時既不常，所以法令無定。」

○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

太宗曰：「朕常思，自古有天下者，皆欲子孫萬代，政化過於堯舜，及其所行，則與堯舜相反。如秦始皇，亦是英雄之主，平定六國已後，才免其身，至子便失其國。桀紂幽厲，亦皆喪亡。朕為此不得不懼。且天下百姓，傾耳側目，唯看善惡。朕豈得不自思之？」公對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君為難，只為出言即成善惡。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，其國即興；若出言欲人從己，其國即喪。古人云：『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。』正為如此。但天下人，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，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，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，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，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游。所欲自進者，不覺為非，皆言為是。若陛下常守正道，則奸人不能自效，如開其路，則人人欲遂其心矣。」太宗曰：「然。」

○對隋大業起居注

太宗問侍臣：「隋《大業起居注》，今有在者否？」公對曰：「在者極少。」太宗曰：「起居注既無，何因今得成史？」公對曰：「隋家舊史，遺落甚多。比其撰錄，皆是採訪，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，三人所傳者，從二人為實。」又問：「隋代誰作起居舍人？」公對曰：「崔祖濬、杜之松、蔡允恭、虞南等。臣每見虞南說，祖濬作舍人時，大欲記錄，但隋主意不在此，每須書、手、紙、筆，所司多不即供，為此，私將筆抄錄，非唯經亂零落，當時亦不悉具。」

○對帝王有盛衰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觀古來帝王，有盛有衰，猶朝之有暮，皆為蔽其耳目，忠正者不言，邪諂者日進。既不見其過，以至於滅亡。朕在九重之中，不能遍覽天下，故布之卿等，以為朕之耳目，莫以天下無事，四海安寧，便不存意。」公對曰：「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，處理忘亂，所以不能長久。陛下富有四海，內外清晏，遂能留心政道，常如臨深履薄，國家曆數，自然靈長。臣等濫當重任，今又親蒙誡勸，唯知自勵，敢不盡心。」

○對隋末百姓不自保

太宗曰：「隋時百姓，假有財物，豈能自保？自我有天下以來，存心撫養，無所科差，人人皆得營產業，守其資財，即我所賜。向使我徵求無已，雖數賞賜，亦不如不得。」公對曰：「堯舜在上，百姓亦云：『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。』」含哺鼓腹而云：「帝有何力於其間哉？」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，可謂日用而不知矣。」又奏曰：「昔晉文公出畋，逐獸傷入大澤，迷不知所出。其中有漁者，文公謂曰：『我，若君也，道安從出？我且厚賜汝。』」漁者曰：『臣願有獻。』」文公曰：『出澤而受之。』於是送出澤。文公命曰：『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？願受之。』」漁者曰：『鴻鵠保大海之中，厭而數移徙之小澤，則必有繒弋之憂；鼃鼃保淵厭而出之淺渚，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。今君逐獸，傷入至此，何行之大遠也？』」文公曰：『善。』謂從者記漁者名，漁者曰：『君何以名為君？其尊天事地，敬社稷，固四國，慈愛萬民，薄賦斂，輕租稅者，臣亦與焉；君不尊天事地，不敬社稷，不固四國，外失禮於諸侯，內逆人心，一國流亡，漁者雖有厚賜，不得保也。』遂辭不受。」太宗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

○對月令早晚有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《月令》早晚有？」公對曰：「今《禮記》所載，《月令》起自呂不韋。」太宗曰：「但為專依月令，善惡復皆如所記否？」公對曰：「秦漢已來，聖主依《月令》事多矣；若一依者，亦未有善，但古者設教，勸人為善，所行皆欲順時，善惡亦未必有此。」太宗曰：「《月令》既起秦時，三皇五帝並是聖主，因何不行《月令》？」公對曰：「計《月令》起於上古，是以《尚書》云：『敬授人時。』」呂不韋止是修古《月令》，未必始起秦代也。」

○對讀書善事

太宗問曰：「朕比讀書，所見善事，並即行之，都無所疑；至於用人，則善惡難別，故知人極為不易。朕比任使公等數人，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？」公對曰：「陛下留心政道，委任臣等，逾於古人，正由臣等庸短，不能副陛下所寄。若論四夷賓服，天下無事，古來未有似今日者。至於文景，不足以方聖德。」公又曰：「自古人君初為政者，皆欲比於堯舜，及天下既安，即不能終其善事。人臣初被委任，亦欲盡心竭力，及得富貴，即欲保全官爵。若使君臣常不懈怠，豈有天下不安之理？」太宗曰：「確論至理，誠如公言。」

○對弘演內肝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狄人殺衛懿公，盡食其肉，獨留其肝，弘演呼天大哭，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。今欲求其人，不可得也。」公對曰：「在君待之而已。昔豫讓為智伯報仇，欲刺趙襄子，襄子執而護之，謂讓曰：『子昔不事范中行乎？智伯盡滅之，子乃委質智伯。不為報仇，今為智伯，何也？』讓答曰：『臣昔事范中行，中行以眾人遇我，我以眾人報之；智伯以國士遇我，我以國士報之。』在君禮之而已，何患無人？」

○對懷州有上封事者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昨往懷州，有上封事者云：『何為常差山東眾丁於苑內營造，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。懷洛以東雕殘，人不堪命，而畋獵尤數，驕逸之主也。今者復來懷州游畋，是不得復至洛陽矣。』」夫四時搜狩，既是帝主常禮，今幸懷州，秋毫不干於百姓，凡上書諫爭，自有常准。臣貴有辭，主貴能改。如斯詆毀，有似咒詛。」公對曰：「國家開正言之路，所以上封者極多。陛下親自披閱，或冀片言可取，所以僥倖之士，得肆醜詞。臣諫其君，甚難折衷，從容諷動使行之。孔子曰：『凡諫有五，吾從諷諫。』漢元帝嘗耐祭宗廟，出便門，御樓船，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，免冠頓首曰：『宜從橋。陛下不聽臣，臣自刎，以頸血汗車輪，陛下不得入廟矣。』元帝不悅，光祿勳張猛進曰：『臣聞主聖臣直，乘船危，就橋安。聖主不乘危。廣德言不可不聽。』元

帝曰：『曉人不當如是邪？』乃從橋。以此而言，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。」

○對百姓安否

公拜婦還鄉，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，仍借殿中馬三十匹，賜物七百段。並給傳乘。至是還，奉見焉，太宗勞之曰：「今日卿至，真可謂喜也。」公再拜謝。太宗乃問：「所經百姓安否？」公對曰：「百姓咸蒙亭毒之恩，並得安居樂業。」太宗曰：「朕存心愛養，不愧古人，所未免百姓之言，唯獵一事耳。」時桂陽王在座，奏稱：「陛下出遊，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，何關百姓？」公曰：「譬如人之故舊，有兒子無賴，破其產，雖不關己，然心必惡之。」又曰：「去冬暮，從懷州還，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，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，因何有此消息？」太宗笑曰：「當時實有此心，但畏卿嗔，遂即不去。」公再拜謝。

○對守文創業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帝王之業，草創與守文，孰難？」左僕射房玄齡奏稱：「天地草昧，群雄競逐，功破乃降，戰敗乃服。由此言之，草創為難。」公對曰：「帝王之起，必由仁德，天下樂推，同心協力，為物除害，天授人與，翻為不難；然既得之後，志趣驕逸，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，人已雕殘而哀斂不息，有國之弊，常由此起，以斯而言，守文則難。」太宗謂房玄齡曰：「卿所對，不如徵之切也。」

○對君臣治亂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君亂於上，臣理於下；或臣亂於下，君理於上，二者苟逢，何者為甚？」公對曰：「君心向理，則照見下非；若誅一勸百，誰敢不畏？若昏暴於上，忠諫不從，雖百里奚、伍子胥之在吳虞，不救其禍。」太宗曰：「必如此也。齊文宣昏暴，楊遵彥以正道扶之，得理，如何？」公對曰：「遵彥彌縫暴主，救理人物，才得免亂，亦甚艱辛，於聖主嚴明，臣下畏法，不同日而語。」

○對山崩川竭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山崩川竭，自古以為災。比來水旱不調，抑亦由人事。」公謝曰：「山有朽壤而崩，古人不以為患；唯政教有失，乃以為災。」太宗曰：「然。」

○對隋主博物有才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觀隋主文集，博物有才，亦知悅堯舜之風，五桀紂之行。然而行事，即與言相違，何也？」公對曰：「自古稱人主之善，在有君人之量，能任使人，智者為之謀，勇者為之戰，雖聰明聖哲，以黷纘冕旒垂耳目。隋主雖有俊才，無人君之量，恃才驕物，所以至於滅亡。」太宗曰：「然。昔漢武徵役不息，戶口減半，中塗能改，還得傳祚子孫。向使隋主早寤，亦不至滅亡也。」

○對往歲馬料

太宗曰：「往歲馬料甚厚，今唯料麩三升，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百人出，准計所費，與舊當減半，何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，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，何也？」公對曰：「往歲所須，皆於百姓取足；今日所用，皆於倉庫出供，所用雖多，不擾百姓；所以用雖少於往時，而供進時有所闕。」

○對古今人同異

太宗問曰：「今人與古人同邪？」公對曰：「人多以古人淳樸，今人澆浮。以巨量之，勢亦相似。」太宗曰：「今之人固不及古，古之君臣為化，唯以百姓心為心；近代帝王，唯損百姓以適其欲。朕今與公等，雖不及古，然須以百姓為心，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。」

○對慶善樂為文舞

慶善樂為文舞，破陣樂為武舞，詔公及虞南、褚亮、李百藥等為之詞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昔周公相成王，制禮作樂，久之乃成。逮朕即位，數年之間，成此二樂；五禮又復刊定，未知堪為後代法否？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，作事施令，有即為法所貴，不忘其德者也。朕既平定天下，安堵海內，若德惠不倦，有始善終，自我作古，何慮不法。若遂無德於物，後代何所遵承？以此而言，後法不法，猶在朕耳。」公對曰：「陛下撥亂反正，功高百王，自開闢以來，未有如陛下者也。更創新樂，兼修大禮，自我作古，萬代取法，豈止子孫而已。」

○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太子師保，古難其選。成王幼小，以周召為保傅，左右皆賢，足以長仁致化，稱為聖主。及秦之胡亥，始皇所愛趙高作傅，教以刑法，及其篡也，誅功臣、殺親戚，酷烈不已，旋踵亦亡。以此而言，人之善惡，誠由近習。朕弱冠交遊，唯柴紹寶誼，然則誼等為人，既非三益，及朕居寶位，經理天下，雖不及堯禹之明，庶免乎孫皓、高緯之暴，以此言之，復不由染，何也？」公對曰：「中人可與為善，亦可與為惡。然上智之人，自無所染。陛下受命自天，平定寇亂，救兆人之命，旋致昇平，豈紹誼之徒能累聖德但《傳》云：『放鄭聲，遠佞人。』近習之間，尤宜深慎。」太宗稱善。

○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，載還後宮，此不可為法。然即日宮內，甚多配役之口，使其誕乳諸王，是非所宜。據此論選補宮列，理宜依禮。」公對曰：「人多惑嬖色，乃致敗亂。周幽惑褒姒，晉獻惑驪姬，耽於寵欲，廢嫡立庶，幽王因此身死，遂喪西周；獻公身雖護沒，禍延數代。嬪御之間，所宜深慎。」

○對帝王之興有天命

太宗問侍臣曰：「帝王之興，必有天命，非幸而得之也。」房玄齡對曰：「王者必有天命。」太宗曰：「此言是也。朕觀古之帝王，有天命者，其勢如神，不行而至；其無天命，終至滅亡。昔周文王、漢高祖，啟洪祚，初受命，則赤雀來；始發跡則五星聚。此並上天垂示，徵驗不虛。非天所命，理難妄得。朕若仕隋朝，不過三衛，亦自惰慢，不為時須。」公對曰：「《易》云：『潛龍勿用。』言聖德潛藏之時，自不為凡庶所識，所以漢祖仕秦，不逾亭長。」

○對封禪

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：「封禪是帝王盛事，比表請者不絕，公等以為何如？」公對曰：「帝王在德不在封禪。自喪亂已來，近泰山州縣，雕殘最甚。若車駕既行，不能全無使役，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。」太宗曰：「封禪之事，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；譬如玄齡等功臣，雖有益於國，能自謙讓歸之於朕，豈似不言而欲自取。今向泰山，功歸於天，有似於此。然朕意常以高高，既是中嶽，何謝泰山。公等評議。」

○對積德累仁

太宗問公曰：「朕為人主，實仰止古先帝王。至於積德累仁，豐功厚利，四者朕皆行之，何等優劣？」公對曰：「德仁功利，陛下兼行矣。至於功利二善，所益居多。夫平海內之亂，除戎狄之害，是陛下之功；安堵黎元，各復生業，是陛下之利。」

○對賢人出仕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夫賢人出仕，進則利物榮主，退則官達名成，勤於此事，聞之益少。唯有見惡如崩，淫酒是務，此皆不學而能，是以善人常少，惡人居多。古人稱百年一賢，謂之比戶企佇，奇才常不可得。」公對曰：「夫賢人居則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其物。是以明聖求之，不有懈怠。」

○對帝王不能常理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聞自古帝王，亦不能常化。假令內安，必有外擾。當今遠夷率服，百穀豐稔，賊盜不作，內外寧靜，朕喜

得此事，故共公等樂飲。此非朕一人之力，亦由公等共相存輔。然安不忘亡，理不忘亂，雖知今日無事，亦須思臣終始，常得如此，始是可貴。」公對曰：「自古以來，元首股肱不能備具，或時君聖臣即不賢，或遇賢臣即無聖主。今陛下聖明，所以致化；臣等驚蹇，不稱陛下所任，然臣等雖不堪任用，陛下放黜即得；若有賢臣，但令君不思化，亦無所益。今天下太平，臣等以為喜，此由陛下居安思危，孜孜不怠。」太宗曰：「萬機事重，豈得不思？公可語起居郎，常書笏上云：『居安思危。』朕若不思，即向朕道。」

○對加蘭謨罪

太宗與大將軍蘭謨語，謨不對，太宗怒而繫之，後知其讐，乃釋不問，謂侍臣曰：「我昨發怒蘭謨，若遂加其罪，豈不枉濫？」公對曰：「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。今陛下思怒蘭謨，遂能卻更思省，若此心不移，四海之福。」

○對凌敬乞貸責所舉

有司奏：「近臣所薦凌敬，乞貸之狀。」太宗責：「公等濫進何也？」公對曰：「臣等每蒙顧問，常具言其長短，有學識，強諫爭，是其所長；愛生產，好經營，是其所短。今其為人作碑文，教人讀書，即附托官人，回易求利，與臣等所說事實未乖。陛下未用其長，唯見其短，以為臣等欺罔，實不甘心。」

○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

高麗等三蕃僧，求學至中國，游萊州，萊州以聞。太宗曰：「不須遣來，此非為學問，但覘國家虛實耳。」公對曰：「陛下所為，若善此等，固當取則；若不善，雖拒蠻夷，亦無益也。」

○對可愛非君

太宗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可愛非君，可畏非人。』天子者，有道則人推而為之主，無道則人棄而不用，誠可畏也。」公對曰：「古語云：『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』陛下以為可畏，誠如聖旨。」